

李奥·薛拉德著

刘会梁译

# 东京教父



# 东 京 教 父

李奥·薛拉德著 刘会梁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马幼明

封面设计 任兆祥

## 东京教父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80千

1983年12月第一版

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,000册

书号：10374·369

定价：1.59元

# 第一章

“你要是棵橘树的话，加州倒是个棲息的好地方。”

——佛德艾伦

七月十三日 星期五

二十四小时以前，东京最有势力的流氓和日本第一流的职业杀手加藤壮接头，要加藤壮在加州市郊，带口信给一个美国商人。加藤壮这一行发誓恪守的行规是不计生死，达到目的。所以他索取的报酬相当高昂。但是，这位东京流氓认为，只要不出错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

今天的洛杉矶，跟平时没有两样。被污染的空气，蒙盖了整个城市，混浊得呛人。交通堵塞得快爆炸了。天际盘旋着一团土黄而油腻的雾气，活像个巨型牛肉饼。然而，布满城内的“自助式外卖餐馆”（译者按：将食物带出去吃的餐馆）和“汽车电影院”（译者按：将汽车直接开入，坐在车内欣赏的电影院）依旧照常营业。

钮德斯，熟练地驾驶着那辆浅绿色的“日产”牌轿车，在高速公路上穿梭疾驰着。他才二十六岁，体格强壮，浑身是劲。淡绿色的喇叭裤、灰绿色的衬衫、再套上艳橘色的军用夹克，简直像个水果拚盘。邋里邋遢，脏乱不堪，但是他却毫不在

乎。全身上下，没有一点侦探的模样。他正追赶着一辆暗咖啡色的“别克”车。

这两部高马力的车，在西向四线道的圣大蒙尼卡高速公路上，以时速八十公里，奔驰着往海滨驰去，直到尖峰时间的交通，使他们不得不慢下来为止。他们中间插进来一辆车。空气闷热，太阳炙热得让人眯起眼。但是德斯却很欣赏这种气氛。他的车窗是敞开的，冷气却是关着的。他根本不知道驾驶那辆“别克”车的人是谁，也不知道滕乔治为什么要他追那辆车。他甚至无法确定“别克”车有没有发觉他在跟踪。不过，他倒明白为滕乔治做这些跑腿的事，是大牌侦探不屑一顾的。然而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反而像花朵喜爱阳光和雨水般的喜欢这个差事。

经过了圣地亚哥高速公路以后，交通渐渐疏松，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。德斯在音响里塞了一个“滚石合唱团”的卡带，紧跟在别克车后头。“宝贝，亲一个，你是我犯罪的伙伴。”他的脚穿着橄榄绿的靴子，在踏板上，打着拍子，指尖在方向盘上，随着音乐不停地跳动，身体像个摇滚乐钢琴手似的摇摆着。“你得叫我是一颗滚跃的骰子”，眼睛还是紧盯着那辆“别克”车，嘴里哼着唱着嘴边涌起一抹欢愉的笑容。“你让我震荡”，别克车进入圣大蒙尼卡双行道的出口，德斯立刻跟了上去，他深金色的头发，向窗外飞拍着。歌声唱着“继续翻滚”。

“日产”车，看起来虽是二流的，但因使用辐射层宽轮胎，所以德斯能控制自如。经过几个月的练习，“日产”车的速度，几乎可以配合上任何一首歌的节奏。他在半夜开车；尤其喜欢合着收音机里的音乐，在蜘蛛网似的公路上，喧嚷地驰骋着。但

是，在办正事的时候，他光爱听一些熟悉的音乐带。现在正放着的是他最喜欢的摇滚乐。他把车子转入右线道，深怕跟丢了“别克”车，又为了配合结尾的最后一个调子，他截断了一辆红色“波斯吉”车的去路，只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。

“老天！”

“别克”车在一英里出口的地方，碰到了红灯，德斯小心地开了过去，跟在后头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接近这部车。他扯了扯遮阳板，挡住半张脸。“别克”挂着出租牌照，车里的驾驶，好像是个墨西哥人，头发漆黑，穿着丝制的白上装和红衬衫，正在看一张洛杉矶地图。

忽然那部红色“波斯吉”敞篷车，在德斯的绿色“日产”车旁，猛地刹住了。开车的是个一脸怒气、面带凶狠的美籍墨西哥人，架着一副太阳镜，身上绷着一件紫色T恤衫，脖子上气得暴出了青筋。手指一弹，关上了收音机，还要德斯也关掉他的音响。然后张开嘴大喊起来：“混蛋！你敢截我的车！”嘴里的金牙还一闪一闪的。

德斯关掉了音响，把头伸出车外，亲切地微笑着：“老兄，你的录音带不错嘛，咱们交换一下怎么样？”

那个凶家伙，裂裂嘴：“好哇！先把你的扔过来。”德斯把音响里的录音带抽出来，丢了过去。凶家伙一把接住，又裂裂嘴：“笨蛋！你怎么知道我会将我的给你？”

德斯又笑开了：“我相信人。”凶家伙不屑地吐了一口口水，德斯的脸沉了下去，但还是客气地说：“老兄，我是不是可以凭美国精神，要求公平交易？”

凶家伙做了个令人厌恶的手势：“放屁，你知道美国个屁！”

德斯的脸抽动了一下，手够到了艳橘色军用夹克里的枪套，迅速地拔出了点三八自动枪，慢慢地瞄准那个美籍墨西哥人：“凭你这条命，怎么样？！”

凶家伙露了露牙齿：“疯子”抓起一卷带子，朝德斯扔了过去，德斯一把接住，绿灯亮了，敞篷车“扑”的一声，冒了一阵黑烟，开走了。

“别克”车又开动了，德斯把枪塞回套子里，按了一下音响，和“别克”车保持着四辆车的距离。两部车在“假期旅行社”的前面向南弯往太平洋海岸公路驶去。这条公路是和海面平行的，路边汽车旅馆四周的砂石、海水被阳光照得一闪一烁的。海边还是挤满了避暑的人们。暗红的太阳浮在灰蒙蒙的地平线上，像个铜喇叭嘴。

“别克”车优哉游哉地让许多车超前，好像时间多得很。滕氏的船公司就在长堤的海岸公路上，再过二十英里就到了。德斯不敢跟得太近，他的手指不耐烦地拍打着，引擎在盖子底下隆隆作响。

二十五分钟以后，“别克”车和“日产”车，来到了长堤。再过一个红灯，就是滕氏的船公司了。圣贝多湾，在公路右边伸展着，在雾中隐约可见满布的船坞和船只。左边，是一排用玻璃纤维盖的饭馆，俗不可耐地模仿着瑞士的农舍和大溪地的小屋，在暗红的阳光下，像一溜巨大的贩卖机。

绿灯亮了，德斯注意到“别克”车开过十字路口，在滕氏公司前慢了下来，向右转入门前的车道。德斯在路边把车停下来，快速地走出车门，走到车道边的电话亭里。透过脏兮兮的玻璃，他看到那辆棕色的“别克”车，就停在泰能粉红色的“法拉利”车旁边。两辆车刚好停在一块木招牌下面，招牌上写的

是：“从东京到洛杉矶，滕氏船运公司。”

那个穿白色丝上衣的人，慢条斯里地从车里出来，还一面左顾右盼。这个人个子很高，看来孔武有力。一点也不像小东京的小日本。他们都是有礼貌的小矮个。但是，这个人，站在那儿，像个铁通条似的，脸从侧面看，好似一块废铁。挂肩的枪套，在左手的腋窝鼓了起来。他快步走到了前门，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德斯很快地越过了公司的停车场，场子里没有其他的车，看来只剩滕乔治一个人，大家都回家了。办公大楼里，没有一点声音。四周唯一的声音，是从公路上传来的。德斯蹑着脚，沿着墙，到了拉门门前，眯着一只眼，猛往里瞧；走廊是漆黑的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他慢慢地推开铝门，没弄出半点声音，又轻轻地踏进了大厅。滕乔治的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射出一道白光。谈话声忽然受惊而停止了，德斯抽出了点三八自动手枪。蹑手蹑脚，悄悄地通过走廊，到亮着灯的房门前，直往里头看，望见了那两人的侧面；滕乔治坐在大办公桌后面，高个子的日本人，就站在桌子的面前。

滕乔治不敢正视那个日本人，他面如死灰，眼睛盯着那条“滕氏丸二号”模型船。滕乔治，五十六岁，瘦削而机警，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被嚇住的人。虽然并非身强力壮；但做起事来，却是意志坚定，无所畏惧，所以靠做冒险生意，发达起来。他知道怎么管钱、管人、和应付麻烦。一手经营这个公司，已经有二十年了，现在却怕得说不出话来。他马上晓得来者不是个普通的信差，而是一个恐怖杀手，一个不要命的刺客。他嚇得发呆，等着宣布死期：滕乔治，我要你的命。

这个日本大个子，忽然向前弯腰行了一个正統的流氓礼



节：左手放在左膝，右手手掌朝上，向上伸。他慢慢地榨出几句刺耳的英文。

“滕先生，我们还要再来一遍，我加藤壮，无党无派。今天来替户野帮的帮主户野敏郎送口信。”

滕乔治向上翻了翻眼，咬了咬嘴唇：“户野是不是顾你来杀我？”

“时间还没到。我现在只是个信差，最擅长处理国际事件。”

德斯再也忍不住了。他把枪对准了加藤的脑袋，冲了进去：

“不准动！”

加藤直起身来，像看蚊子似的对那支点三八手枪瞄了一眼，又瞪了德斯一下，火暴的黑眼睛，让德斯向后缩了一下。然后他转向滕乔治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只是个送信的。”

滕乔治点点头，脸上恢复了血色：“德斯，把枪拿开。”

德斯把枪拎在手上，加藤壮瞧都不瞧一眼。

“滕先生，你必须在三天之内回东京去，解决跟户野做的那笔还没了结的交易。我要送的口信，就是这个。”

滕乔治沉默了一会，很快地恢复了镇静，站起身来，带着有经验的口吻说：“我知道了。我要是不回去呢？”

“户野的话没有讨论的余地。”说着从白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一片撕烂的绿色细花毛料，往桌上一扔。滕乔治抓了过来，紧瞧着，好像不肯相信，然后他摔倒在椅子上，那片碎布，在他的手里颤动着。

加藤壮的声音单调而冷酷：“你不会不认识你女儿的衣服吧！户野也不愿意伤害她，不过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这种事他是不在乎的。如果三天之内，你不在东京，我会送来你女儿的

一些东西。不过，不再光是一片她穿的衣料了。”

• 滕乔治细长的手，紧捏着那片绿布。

“三天之内，滕先生。”

加藤壮胡乱地欠了欠身，然后回头，快速地向门口走去，经过德斯身边的时候，他的铁掌像雷电似的扫了过来，三招俐落的空手道，就把德斯摔了老远，德斯手上的枪往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。德斯在地板上，踉跄地滚翻着，直到头砸到墙上才停了下来。加藤壮平静地站在门口：“户野在等着呢！滕先生。”又弯了弯腰，便消失在大厅里。

德斯按着喉咙，捂着肚子，痛得脸都歪了，晕眩得直摇头，好容易从地上爬起来，找到枪，跑到门口，外面的大厅是空的。“上帝！”转过身，看到坐着的滕乔治把椅子转向窗户，愣愣地盯着外头的大海，好像受了惊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缓缓地走到大办公桌旁：“滕先生，真对不起。

滕乔治僵直地瞪着灰色的太平洋，就好像他看得见东京似的。

德斯把点三八塞回肩套里，待了一会，才说：“那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？”

滕乔治张开口，身子没动一下：“他是个流氓，是个该死的日本强盗。”

“要不要我跟着他？”

滕乔治静默了好几分钟，紧绷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黑眼珠死盯着浮游在灰色水面上的太阳，灰蒙蒙地透着几分暗红。德斯还在等着。最后，滕乔治只是翻动薄嘴唇：“这是柯哈里的事，我现在只有靠他了。”

“我久仰他的大名。”

滕乔治带着酷烈的表情，望着窗外，僵瘦的脸，映着古铜色的阳光，斩金截铁地下了决定：“老柯是我唯一的机会。”

“警察学校的人说，他已经退休了。”

滕乔治重重地说：“绝对是我唯一的机会。”声音又恢复了权威。

德斯耸耸肩，两手往裤子后口袋一塞。

“你来做老柯的助手，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，滕先生。”

滕乔治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铜色的太阳，德斯也朝窗外瞧了一眼，那个太阳好似个喇叭嘴，四周烟雾弥漫。

## 第二章

“爱你的邻居，但不可以拆掉你的篱笆。”

——班·富兰克林

七月十四日·星期六

午夜十二点过十分，柯哈里，又饿又累，他把“奔驰”车转到他家一布兰坞一的车道上。整个晚上，那三个专任的律师，可被他整惨了。他不断地数落他们的过错，又不理会他们圆滑的藉口，他最厌恶的就是无能。不过现在要完全地放松、休息。打开厨房的门，立刻开始给自己做两份火腿乳酪三明治。他站在厨台前，熟练地把烤火腿切片，他的手指，准确地操着屠刀。

柯哈里五十岁出头，高大的个子，宽阔的肩膀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变得愈来愈有吸引力，红棕色的头发添染着几许银灰。那张饱经世故的脸孔，依旧不减私家侦探的锐气；被太阳晒得发黑的皮肤，像枯茎皮似的皱褶着，宽大的前额和下额如石头般坚硬。身体的状况不下于一个优秀的侦探：具有做事的胆量和自信，经常的保持警觉（这是做军人练出来的），还潜在着野兽般的凶暴。但是他最突出的特征，还是那一双深陷的蓝色的眼睛。这双眼睛超越了他职业的束缚，而涵蓄了生命的一切；有时候，它们会变成尖锐的青钢，嫉恶如仇，有股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的冲劲；有时候又像水晶似的海水，尊敬正直的

人，随时热情、慷慨地向他们伸出援手。但这双深凹的眼睛，却从不透露他对世界的不满与对自己的严厉。

哈里拿起做好的三明治，走进一个特殊房间——也是这幢舒适的哥特式建筑里，唯一的一间。这是他在一年以前精心装潢的，面积宽广，灯光暗淡，跟酒馆一模一样，里面的设备，应有尽有：亮着蓝光的自动点唱机，用硬币操纵的自动式撞球台，上面覆盖着油布，还有一个擦得光亮的红木酒吧。这是哈里唯一可以松懈全身的地方。他跨坐在高脚凳上，靠着闪亮的酒吧台子，扭开啤酒桶的龙头，倒了杯酒，还没来得及喝，电话响了。他望了一眼“老米渥吉”钟——12:25——拿起了听筒，简单地应了一声：“喂？”

“哈里？你是柯哈里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噢！谢天谢地，我一晚上都在找你。是我呀——滕乔治。”

柯哈里紧绷着的脸，缓和了许多：“好久不见啊，中尉。哈里，我非得马上跟你谈谈。”

“有麻烦？”

“是的，可是电话里不好讲。”

“你在麻里波吗，乔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三十分钟以内赶到。”

滕乔治还没来得及谢他，柯哈里已经抓起了两个三明治，大步穿过了厨房，来到了黑暗的车道，全身的肌肉如运动员般优美地颤动着。爬进他那灰色的“奔驰”轿车，全速往公路驶去，手肘靠在车窗上，晚风撩动着他的头发。四周弥漫着雾气，七

月的天气尤其糟糕，应该订个规则——七月离城。他继续向北转入了圣地亚哥高架公路，顺手拿起了第一个三明治。

下面的洛杉矶一片黑暗，沼泽的水闪闪发光，隐藏着城市的混乱，但是乱归乱，洛杉矶总算是他的城市，是他选择的居所，他在此地生根、置产，已经有二十年了，总以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傲。但是，两年以前，他发掘了一桩令人厌恶的内幕，而贝尔航空公司的一位先生，不希望公开这件事实，于是他拿出五十万美金和布兰坞的一栋房子，要他永远忘掉这件事。柯哈里接受了，从此渐渐脱离侦探的工作。退伍以来，这是头一次习惯拿固定薪水。另外一件最得意的是，在这种毫无人情味的地方，他还有几位朋友。

车子向西转入了麻里波峡谷路，直往海边驶去。柯哈里边嚼着第二个三明治，脑子里边想着滕乔治。他第一次碰到这位中尉的地方，是在巴丹岛和冲绳岛。在占领期间，他们和惠欧利及贺克屈组了一个牌搭子。是东京最会骗薪水的扑克牌局。滕乔治总是一手包办源源不断的交易。而一碰到麻烦，就来找柯哈里。滕乔治一碰到问题就没了辙，他对钱有一套，可是遇到困难，只有干瞪眼的份。二十年了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只有惠欧利还有联络。贺克屈在密西根公路上送了命。惠欧利及滕乔治都是派在日本的传教士的儿子，家就在东京。惠欧利每五年来美国一次。就这么凑巧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遇到滕乔治。他常为生意，每年要来洛杉矶四趟，却难得接到他的只纸片字。看样子他这回又有了麻烦，不过，能见个面也不错。滕乔治总爱不惜一切，碰碰运气，但老是见风转舵。一九五三年，柯哈里离开东京以前，急需四千块钱。滕乔治问也不问一声，就借给他了，况且滕乔治的船运公司那时才刚开业。柯哈

里六个月以后就把钱还了，但永远忘不了这份人情。一晃就二十年了，两个人的友情更加深厚。真是所谓：“出外靠朋友。”

柯哈里向北转进海岸公路，直开到一条狭窄的大门车道前，车道进口旁有块牌子，写着：“私人道路”。他小心地开了进去，这条狭窄的柏油道离海水只有三十码的距离。海洋的空气异常的新鲜，满月更是分外皎洁。到处是有钱人的房子，麻里波比世界上其他昂贵的地段，更显得慵懒。

柯哈里踏出了灰色的“奔驰”，藉着月光，凭眺着海水。银色的月光里，沐浴着一个高挺的身影。那身剪裁讲究的衣饰使他看起来像一截花岗岩柱：灰色的哔叽西装，灰底黑条的棉衬衫，配上黑皮带和皮鞋。柯哈里转过身去，走过深暗的油加利树，顺着弯曲的小道，向那座农场式屋子的前门口走去。

门忽然开了，滕乔治站在门口，穿着一身黄卡其服，身材瘦长，头比以前更秃了。两个人在黑暗里发愣，最后，滕乔治伸出细长的手：“哈里，多谢你赶来。”

柯哈里热情地握着：“乔治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太久了，差不多有四年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罗。”

柯哈里迈进门口的长廊，发现滕乔治十分的沮丧。秃头四沿的头发，闪着亮亮的汗珠。刚喝过烈酒，他的瘦脸发红。他紧张而不自在地用舌头舔抹着嘴唇。柯哈里用稳重的声音说：

“乔治，真高兴又见到你，最近怎么样？”

滕乔治避开柯哈里的目光，强装高兴地说：“老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身体一向很好，你呢？”

“还在踢球。”

“看样子就知道。你的灰头发又多了，一副大人物的派头。”

我掉了好多头发，恐怕得戴假发了。”

柯哈里仔细地瞧着他，那种紧张不是不自在，而是恐惧。虽然乔治尽量表现得亲热，还是掩饰不住焦烦的心情，他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。“乔治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

滕乔治示意他先不要问，然后把 他带到一个很大的客厅里，房间的布置相当的豪华，还装饰着日本艺术品。在一张大窗户旁边，放着两把黑色的羔羊皮椅，滕乔治坐了下来，柯哈里也跟着坐在他对面。知道他还不想谈正事，于是说：“生意做得怎么样？”

滕乔治不再那么紧张了：“还是那么忙，哈里，真是太忙了，四年也见不着老朋友一面，忙起来真没意思。不过最精彩的还在后头，如果几个星期以后，事情成功的话，我就洗手不干了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

“唉！老惠告诉我，你发财了。”

“是啊！虽然是小财，不过也够了。”

“真不错，哈里，我老爸就说‘吉人天相’。”

“老先生现在可好？”

“我没告诉你啊？他去年就过世了，活了八十二岁。”

柯哈里缓缓点头：“他这一辈子真过得充实。”

“是啊！他是在睡觉的时候平静地过去的，老惠的父亲跟他在同一个养老院，两个人过世的日子相差不到一个月。”

“对，老惠写信给我了。”

“老惠的老爸死的时候已经九十四岁了。那些老传教士是永远不死的，他们只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永生。”

“丝带大了？快二十岁了吧！”



“十七岁。”滕乔治黑眼睛里又再度涌现恐惧，“我找你就是为了她。”

“她该不会碰上麻烦了吧？”

滕乔治点点头。

“严不严重？”

滕乔治又点点头，站了起来：“我先给你倒杯酒。威士忌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柯哈里吸了一口“杰克·丹纽士”酒，抬头看着对方。滕乔治就像其他求助于柯哈里的人一样，困扰地凝视着他朋友的蓝眼睛，但是他现在的眼神，岂只是困扰而已。他看起来，是那么的害怕，就像扑克牌发牌的人，发现一组纸牌里，有五十三张牌一样的惊恐（译者注：一组纸牌只有五十二张牌）。柯哈里又喝了一口酒，等待着。但是滕乔治用手转动着酒杯，一言不发，最后，柯哈里耐不住了：“好吧，乔治，到底有什么麻烦？”

滕乔治痛苦地叹口气：“噢！哈里，我真不知从何说起。”

柯哈里带着老练的语气说：“就像打牌似的，把牌洗好了，就开牌吧。”

“他们把我小女儿抓住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知道就好了。大概是东京流氓的一个帮派。”

柯哈里疑惑地皱皱眉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滕乔治哀号着，酒杯在他手里颤动，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：“确定。我害怕得要命，他们动不动就会杀了她的。你非得帮我不可，哈里，我急得快发疯了。”说着，低下头，伸手到